

龙船机枰
DRAGONBOAT ORGANIZATION

杨凤举◎著

官场无间道 通达者懂规则明内幕 钱权交易
钱色诱惑 权路博弈惊心动魄

权



QUANLU

路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杨凤举◎著

权 路

QUANLU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路/杨凤举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430-4576-7

I. 权…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0905号

选题策划: 吴俊超 周海斌

著 者: 杨凤举

责任编辑: 赵 可

文字编辑: 郭晓丽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设计制作: 武汉俊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山村丧葬	(001)
第二章 未雨绸缪	(014)
第三章 端倪渐显	(031)
第四章 初入仕途	(046)
第五章 乔迁新居	(061)
第六章 锋芒初露	(078)
第七章 人以群分	(098)
第八章 针锋相对	(117)
第九章 柳暗花明	(132)
第十章 巧设捷径	(149)
第十一章 步步为营	(165)
第十二章 权衡利弊	(181)
第十三章 曲线行走	(196)
第十四章 下乡从政	(211)
第十五章 巩固权路	(227)

第一章 山村丧葬

从院墙看去,村口拐弯处又有车开来,杨滔踩着一巷子的鞭炮纸屑走出乱哄哄的院子。

245、246,看着渐渐开近的两部车,杨滔俊朗的面孔又泛起激动的表情,心想我要看看第 250 辆车是谁的,谁是 250。

杨滔见车开到村里学校前的停车坪,忙跑到小学的拐角处,车里的人已经走过来。来人很自然的样子,他意识到这辆车上的人应该是从凤城县来的。杨滔正想迎上去,却见一群人都穿着警服,不想老朋友李奉唯也在人群里。

“奉唯,你们来了。这几位是县里的领导吧,我给你们带路。”杨滔想伸出手去,伸到一半又收回,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杨滔,你在这里帮忙呢?这几位是县公安局的领导。”李奉唯很恭敬地陪客人走到杨滔身前,他一米八的身子很威武,此时却明显极力收敛,看上去上半身有些弓背,并表示有自己带路,让杨滔在停车坪继续等其他客人。

在凤城,人过了 70 岁去世就是喜丧。陈副书记的爷爷已经有 92 岁,村里给办丧事时就像办喜事一样,想把事情办得热热闹闹的。按规矩办丧事都得看时辰日子,做什么都不能亏了主家,也不能亏了村子。陈家老人死后,有先生算定应该停灵七天。陈副书记也得遵守村里的规矩,何况爷爷的丧事姑姑一家更有发言权。陈副书记名叫陈俊轩,现在也有四十六七了,对爷爷的去世陈副书记只是心里觉得难过。这些年爷爷住在姑姑家,始终不肯到凤城,陈副书记没有尽到孝心,悲伤也不是太重,人到了四十岁对生命的理解已经够深,对生与死都看得淡了。

陈副书记三年前在凤城当副县长,如今是怀市县级市的副市长,怀市地区都传言着陈副书记又要升了,而且是升到地区当副市长,那可是连升两级。对村里来说他是临近村寨里最大的官,再怎么升都没有多大影响,但对怀市和风



城的大小官员们来说那可是件大事。杨滔为客人带了两天路,知道昨天来的都是怀市的人,说话舌头打着结,村子里的人还真听不懂。今天,客人换了一拨,基本是凤城各单位的头头脑脑,当然也有本地的亲友。

今天已经是丧事的第三天,灵堂前和村子里都没有什么悲戚之气。陈副书记也淡定着,对前来拜祭的人答着谢。杨滔是第二天到的,因他家与陈副书记的爱人杨爱梅家有着转折亲,来帮忙是必须的。村里与外界往来的人不多,在安排人员时村支书就让杨滔负责接待来人来客。陈副书记的客人,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让村里的人接待肯定会弄出很多错来。

杨滔跟在李奉唯身后,李奉唯是都良镇派出所的副所长,与杨滔是同学还是好朋友。目前两人合伙在都良经营了一家叫“爱丽春”的洗发店。李奉唯没有直接参与洗发店的事务,平时只是杨滔与爱人付丽珍在打理,可要是没有李奉唯在派出所罩着,这种店子是很难经营下去的。

一行人进到巷子里,看到厚厚的红纸屑末,张局长就吩咐一位年轻警员点燃鞭炮,巷子里立即响起巨大的震响。杨滔已经适应了这种爆裂的响声和浓浓的稠烟,虽然耳膜嗡嗡地响,但他还是很自然地用手势请张局长先行。

进到院子,陈俊轩副书记与爱人杨爱梅正站在大门口处接待来宾。杨滔说:“陈叔,这是县公安局的张局长。”公安局的张局长与陈俊轩副书记熟识,两人一见面就寒暄起来。几句客套的话说完后,一行人先到收礼台送礼,杨滔见张局长也和昨天那些人一样,把副书记拉开人群,从衣里又掏出一个比较大的礼包塞进副书记手里,副书记略微推辞着。两人说什么杨滔没有听到,只见两人推了几下,陈副书记就把张局长的大礼包收了。杨滔昨天见怀市地区的领导们都这样,心里好奇就留意观察,才知道领导们私人的大礼包都是直接送到陈副书记手里的。今天再看到张局长这样,已经见怪不怪了。

陈副书记与张局长两人走过来,与几个人汇合后,有工作人员给来人分发祭拜孝帕布和烟、水。陈副书记见杨滔站在身旁,招呼说:“杨滔,辛苦你了。今天不是要去上班吗?”

“陈叔,我已经跟学校请了假。”杨滔应着,见张局长看着自己点了点头。杨滔头上缠着祭拜用的白孝帕布属于亲属一族。李奉唯这时走过来,与陈副书记说了两句应场话,张局长还要与陈副书记叙叙旧,李奉唯就拉杨滔到外面去了。

走到村小学外的停车坪,那里有十来部车停着,整个停车坪显得拥挤。村里的公路一年难见有几部车走,这两天却分外饱和,特别是停车坪,昨天根本停不下,从怀市来的两百多部大大小小的车,只能停在狭小的公路上,先来的客人只能最后离开。这公路只是村级公路,到村子就是终端,虽然拥塞却秩序良好,不知今天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杨滔与李奉唯走到车旁,李奉唯打开一辆警车坐进去。里面清静,不会影响两人的说话。李奉唯掏出包烟,杨滔一看是芙蓉王,眉毛一扬道:“抽这么好的烟?发的吧,我也品品。”

“是啊,要我自己买,买得起几包?”李奉唯说着把头上的警帽脱下。李奉唯穿了制服显得特别英武,将近一米八的个子,是杨滔最不服气的地方。杨滔才一米七六,虽然帅气,却比李奉唯要矮了四厘米,人又比李奉唯显得斯文白净,总被李奉唯说成是职业吃女人饭的。杨滔当然不会在口头上认输,就说李奉唯一脸匪气,有王八(霸王)之气。

“杨滔,你准备在这里帮几天?”

“什么帮几天?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学校那边我都请好假了,那化学课耽误几节没有什么。”杨滔一副决绝的表情。

“你还是那样啊。这几天忙得够呛吧?店子那边生意怎么样?”李奉唯是指“爱丽春”小店。“爱丽春”除了洗发洗脸按摩,还经营着很多男人都知道的保健业务。

“有付丽珍看着,你操什么心?奉唯,你与局长挂上了?可要努力,争取两三年后能拉我一把,我觉得当老师太没有意思。”

“什么没有意思?不是因为你勾搭付丽珍,搞什么师生恋?你要再忍两年等付丽珍毕业了,哪会被捉住?太色急了,活该。当然,是人都觉得你赚大了,付丽珍那么漂亮,哪有不先吃了再藏好的?”李奉唯一脸理解和羡慕。

“什么师生恋?付丽珍本来就不是我的学生。”杨滔要去揪打李奉唯,“说到色急,有谁比得上你?每次见到小姐,都先拉去办了事再说。奉唯,说说你与张局长的事?”

“那有什么说的?他是局长,我是他的兵,就这么简单。”

“还跟我隐瞒不是,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傻瓜啊。”

“八字还没有一撇,说了让你拿我当笑料?我是想跑跑,看有没有机会。”

“应该有啊,你的事迹在那摆着,那么耀眼,谁也盖不掉的。”



“嗨，那些当不得真的，荣誉和嘉奖与升官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要想升还得找关系，要跑才成。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平时不是最讨厌这一套吗，今天变性了？”李奉唯狐疑地问。

“奉唯，你就别拿我开荤了，这次来给陈书记帮忙，原本是家里老头子指令来的。昨天见这里满满挤着一长串的车，直通到村外，真的很震撼人。”

“受刺激了吧？这就是贵在深山有远亲。要不是陈书记在怀市当书记，又要升到地区市里当副书记了，谁会来参加一个老人的丧葬？花钱请都请不来。平时你总是不屑，你要是当了官，六中的米校长怎么会给你脸色看？就算教育局的领导都会千方百计地找你，说你在六中的贡献怎样怎样突出。”李奉唯说到后面就笑了。

“是啊，昨天从怀市来的人，根本不知道凤城还有这样一个小村子。他们来时长长的一串车，在沿途还走错了好几个路口，车开到了其他村才折回来找的。后来没有办法，我要村支书在都良路的入口处，立块大木牌指示路标。昨天下午，我看停车坪到处停着大大小小的车。平时都良难得见一辆这样的车，更不要说村里。我一辆一辆地数，一辆一辆地猜着车主人是个什么样的身份，我的心里很复杂啊。奉唯，说说你怎么找你们局长？”杨滔手里燃着烟，忘记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掉落在车座上。李奉唯忙把烟灰弄掉，两人弄好烟灰又笑了。

“不错，杨滔，你终于觉醒了。你知道我那事，虽在凤城有很大影响，却也只是立点功，当个副所长。话说回来要不是我当了这个副所长，‘爱丽春’我也不敢罩着。有了副所长这个基础，今后能走到哪一步就看自己的努力了。我和县局领导们混多了，就有了几个朋友，他们虽然做不了主，但能提供信息，帮着支招。这次张局长要来，都良镇是我的辖地，我当然要来带路，这也是机会。”

“奉唯，你也给我支支招吧。”

“你目标是什么？先要确定目标，然后再找路径，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局里的那些朋友说，再看不见的路，只要你多走走就会找到途径。杨滔，你先说想要怎么样？”李奉唯俨然是个深通官场的老油子，让杨滔很有感触地盯了他一眼。

杨滔很了解李奉唯，能力是有，可在杨滔眼里李奉唯简直就是全县人民的“罪人”，哪有一点维护人民利益与安全的警察形象？可从去年那件事后，杨滔

觉得看什么都不能简单地用一句话说清楚。而昨天,陈副书记很淡定地与怀市领导们打交道,特别是那停着的众多车辆,对杨滔冲击太大,杨滔也觉得命运似乎对他开启了一扇通达的门。

“我想怎么样?又能怎么样?我不过是吃粉笔灰的小小教师,最期望的就是走出都良六中。当官虽好,我却没有那路可走。”杨滔说到投入处,夹着烟的手挥舞起来。李奉唯忙制止,怕杨滔那烟灰再落到车座上。

“杨滔,你让我怎么说你。没有路,那是你不想走,只要你去走就能找到路。更何况你比我有优势啊,你没有发现吗?”李奉唯半闭着两眼,两人叼在嘴角的烟有一搭没一搭地冒着烟,缭绕在车里。

“我有什么优势?我们六中教务副主任都烦我,更别说校长了。”在六中,杨滔是学校领导的对头,让领导头疼的人物。说白了,杨滔与他们翻脸了。

杨滔大学毕业分配到都良六中教化学课,专业对口工作就轻松。学校在偏远小镇,经济上没有什么来源,全靠收取学费,即使想违规多收些费用来维持学校的运行,也不可能做到。都良镇是全县最穷的小镇,学生应交的部分有一大截收不上来,学校一直就是负债运行,自然把所有可挪动的经费都用在日常开支上。

杨滔到学校的第二年,对学校经费的运用有了一点了解。一开学,他就走到校长室里,跟校长要化学实验仪器与药品。校长满口应下,把他打发了出来。学校从学生那里是收取了专项试验仪器费的,按规定,这部分钱要送到县仪器站,县里再由仪器站规划分发实验用品。开学一个多月后,杨滔还不见县里分发实验用品到学校,他就跑到县里问。县仪器站说学校根本就没有上缴一分钱,哪会有仪器?

回到学校,杨滔又找到校长。校长说学校还有三分之一的费用都收不上来,哪挤得出闲钱买那些无足轻重的东西。化学课没有做实验,那课堂效果就会差上一大截,直观感性全没有了,双基培养就少了一基。杨滔听校长这样说就较起真来,说是按地区与县教育局文件,实验费用是不能挪用的。校长室里除了校长还有两个副校长,他们听着笑了起来,杨滔从那笑声里听出,他们是对自己不切实际的想法的不屑与讥讽。

杨滔被笑声刺激,心头一热,顶了句“你们少吃两餐,少喝两杯,什么都有了。”这句话在学校里闲话聊天时说的人不少,却没有人当着校长们的面说出来。杨滔话一出口,三位校长脸色立即黑了起来。之后,每次学校检查,杨滔都



成了检查的重点对象。其他老师的资料,学期前与年末往往象征性地翻翻,到了杨滔这里就极为仔细地查收。杨滔在学校里因此过得艰难,属于被排挤的对象。特别是他与付丽珍的恋情,又被学校“收网”捉住,报到教育局,后来曲曲折折打点,才没有受到什么处分。目前与李奉唯联手经营“爱丽春”后,每天他只是到学校把那节分内的课上完,就找不到人了。

“说你脑袋瓜不开窍,还要争。陈书记与你是亲戚,谁有你这优势?这两天,你更要好好利用,让县里的领导对你有印象。有老虎皮不披,你自己说脑袋里是不是进水了?”李奉唯意味深长地说。

杨滔还想讨论,听见村口又有了车的喇叭声,忙说:“过两天,我邀几个朋友聚聚,我也有件事要你们过来谈谈。”说着,开了门,见车渐渐近了。一行四辆,杨滔在心里咕咚地想到第二百五十辆车总算是来了。

等车开近,李奉唯看清车牌后说:“杨滔,这几辆车,是县政府里的大头目。只怕正副县长都到了。”那四辆车已经挤不进停车坪,在路边停后,从车里下来七八个人。杨滔一个也不认识,但李奉唯全都知道,是县长胡成红、副县长唐金强、廖科贵一行人。杨滔仔细看了看,那最后一辆车,就是副县长唐金强的。

胡成红县长下车后,挥手示意司机将车退回村口外,在那里可以倒车掉头。杨滔见这么多人,就拉着李奉唯前去迎接为他们带路,有人接是一种身份,主客双方都好。

李奉唯有些心虚,那些人毕竟是县里的一二把手,平时都难得一见。杨滔却大步走向前,李奉唯只有跟着。这时,胡县长他们也看到杨滔与李奉唯,李奉唯的警服更显眼。杨滔身着孝服,走近一伙人后,仗了仗胆客气道:“欢迎,欢迎。各位领导,大家请跟我来。”

李奉唯就插在人群里走,这群人同样提着几大卷万字头的鞭炮,进了村巷,胡县长叫跟在后面的人点了,噼啪炸响,杨滔回看几个人。胡县长看起来像是四十来岁的人,分头,脸俊朗而轮廓分明,一看就知道是外县来的人。唐金强副县长,大约四十四五岁,一脸肉,虽不显得蛮横却在一闪眼间能看出他的蛮气。二百五就是他,杨滔心里想着又瞟了一眼。廖副县长人高偏瘦,五十多岁的人了,头顶有些秃,看上去给人一种老好人的亲和。杨滔看得出,三个人里就廖副县长的权势最小,但却是他的直接上司,分管着凤城的文教卫。

鞭炮响后,主家的迎宾短炮也响了。胡县长才带着几人走进大门,杨滔在前面带路,陈副书记直接迎到门口。陈副书记与胡县长没有一起共事过,却是

相熟，胡县长毕竟是凤城的父母官，陈副书记虽在怀市与胡县长平级，但因家在凤城地域，与胡县长碰上时，两人都热情着呢。唐金强和廖科贵以前与陈副书记共过事，虽有过明争暗斗却没有破过脸，廖副县长在陈副书记走后，反和陈副书记交好了。到来的几人，都是凤城的实力派大员，上门来拜祭老人，已经给足了陈副书记脸面。主人也笑呵呵地迎着客人去灵堂。

杨滔见胡县长一人是两份礼包，随行的人都是一份，就知道其中的诀窍。李奉唯进了院子就与杨滔分开，跟着张局长他们。张局长等胡县长他们完成礼数，与陈副书记叙旧后，觉得自己该走了，就带公安一行告辞而去。李奉唯在出院子时，给杨滔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跟着走了。

杨滔留意着胡县长他们，见几人说话热劲头已过，就走到那群人对陈副书记说：“陈叔，厨房问是不是给县长们开餐了。”办这种事时，一天随时都可开饭。杨滔这样问，只想找个借口，好借机会说话。

陈副书记看着胡县长几人，县长们虽然忙，却也不能屁股没有坐稳就急着吃饭走人，都说要陪陪书记说话叙旧。陈副书记见杨滔站着没有走，就让杨滔也坐下休息会儿。杨滔正巴望着这句话，没有说什么就坐到众人里。陈副书记见杨滔那样子，知道杨滔心意，没有说什么，依旧与凤城的领导说着旧话，叙着旧情。陈副书记这时节正是关节处，什么事都很小心，哪怕给爷爷办丧事，回怀市都要向纪委去说明。这么大的场面，是陈副书记所不愿的，他只想平平静静地把爷爷送走。可客人来了，总不能把他们拒在村外。杨滔那些事也不适合现在就说，陈副书记见杨滔坐了有一会儿就说：“杨滔，你去给厨房说说，要他们准备好，我与几位领导再聊会儿就可以开餐了，不误领导们的事就行。”陈副书记把杨滔支走，怕他在领导前说多了会出错。杨滔也知道，这时真不是说事的时候，能让领导有个印象就不错了，便忙着告辞走开。

傍晚，杨滔总共数到三百二十多辆车，而且车的档次，也没有昨天好。有些单位，只是包了跑短途的面包车。从他们的身份看，应该是凤城各乡的乡镇领导。谁都不想落在人后，要是陈副书记上任了地区副书记，走通这路日后在仕途就有了个强助。

到了晚间，坐车来的客人大多都走了，留下来的都是临近的村民或亲属。请来的乐团和道士们，基本是每小时轮换着表演，或唱歌，或诵经安魂。杨滔坚持着坐到午夜，想起今天的事，就想去拉拉陈副书记的关系。按李奉唯说的，这是张老虎皮，自己不披上，那就浪费资源了。



杨滔走到房子里间，见陈副书记和爱人杨爱梅、父亲他们坐在一起说话。杨滔走进来后，逐一问候，才移张椅子坐下。陈副书记招手指了个空位，说：“杨滔，这几天辛苦你了，还耽误你的工作。”

“陈叔，今天白天我是不是让你为难了？真对不起。”杨滔很拘谨，没敢直接坐下。

“杨滔，你父亲早就跟我说起你的事，凤城的领导们我是熟悉，就算今天帮你说两句话，他们会怎么做，那也说不准的。”陈副书记说。

“杨滔，你陈叔不在凤城，又不是地区的人。凤城的领导就算当面说得再好，那也是面子上的话。听大哥说起你，知道你是个好强上进的人，有能力，总不会被埋没，也不要太心急。”按辈分杨爱梅是杨滔父亲的小妹，杨滔应该叫姑姑，只是隔着几代了，算起来这亲是很远。

“陈叔、姑姑，真的感谢你们。今后说不定还有很多事要麻烦你们，谁让陈叔是乡亲里最大的领导？我从小就崇拜陈叔，以陈叔为榜样，现在却没有一点起色。”杨滔虽然早就知道，乡里出了个大官，却不知道自己与陈副书记搭得上边。父亲要自己回村帮着办理丧事，他心里还在怪父亲多事。回到村里后，他才知道自己居然与陈副书记远远地沾了点亲。经李奉唯一提，觉得真要利用好这资源，说话间就透着自己的意思。

杨爱梅与杨滔家毕竟有亲，听了杨滔的话，她亲和地说：“看你说的，什么领导不领导的，就冲大哥的脸面，就是不说，你陈叔真要是能帮上，都会帮你的。杨滔，你做了教师，先安心把工作做好，有机会再发展。”

“还不就是想你们费力拉一把，这小子当老师还安不下心。”杨滔听父亲这样说，生怕父亲说出自己与学校领导间的冲突，大凡在位的领导，都不想帮那些造事的刺头。

“杨滔，你自己有什么打算？说说看。”杨滔听那语气很平淡，听不出让人激动的东西来。杨滔想了想道：“陈叔，当老师不是我的长处，我喜欢写一些东西，读大学时就一直坚持着，想能把自己这方面发展发展。”

“写东西？很不错，现在这样的人到哪里都需要。你有没有取得什么成就？要是有的，你想找领导也有说服力。”陈副书记说。

“陈叔，以前我喜欢文学，不过这两三年来我一直在写学习写通讯报道等与文秘相关的写作。半年前在《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获得二等奖。获奖通知前天才收到，过几天就要去京城领奖。”



“在《人民报》上发表，还得了二等奖？这可是件大事，要是地区知道了，都会震动的。《人民报》上发表文章，怀市地区已经有几年没有过了。能在《人民报》上获奖，那就更少了。很不错，那是什么样的奖项？”陈副书记听了有些激动，杨滔从他话里听得出来。

“陈叔，是这样。”杨滔忙把获奖的事说出来。

在半年前杨滔无意中在国内最大的权威报纸《人民报》上看见一份征文广告，主题是谈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杨滔花了一周时间写了篇寄去。两个月后，报纸给刊登出来。一个月前，这篇文章被评为二等奖。这可是几十万篇征文中挑选出来的，杨滔看到报纸上的公告，美美地把自己夸赞了很多遍，浑身的骨头都酥软了。这个月来，杨滔已经无数次地想过，该怎样充分利用这篇文章，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可他不知道要怎么做，昨天看到那么多的小车，一齐跑到这大山深处来赴一个老人的丧礼，杨滔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而今天李奉唯的行动和所说的话，都使得杨滔顿时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

“杨滔，你取得这么重要的好成绩，让我这当叔叔的都觉得脸上有光。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安心去京城领奖，回来后再考虑自己今后怎样发展。凤城要是不好找那你就和陈叔到怀市去，总不会让你受委屈，埋没了一个才子。”

杨爱梅心里一喜：“看看，我就说杨滔很有能力吧。是不是把怀市地区的文人都盖过了？老陈，你可要把杨滔的事放在心上。”

“谢谢陈叔和姑姑，我也就是碰上的，哪里是什么才啊。陈叔，那我就按您说的，回来再找领导说说自己的想法。”这时进来个汉子，说是要开夜宵了，问是不是给端进来。杨滔忙站起来，去帮着端夜宵。

第四天，比较清静，杨滔一直在想怎么把握好这次机会来个咸鱼翻身。四天里，杨滔又接引了不少的人，其中杨滔记住的就两拨：凤城县委书记段世理和凤城教育局的李奎局长。杨滔在李奎局长面前，把自己与陈副书记的关系展示出来，但没有多说什么。杨滔想给局长留下个印象却不能太张扬，那样会让教育局对自己排斥。

小镇离县城有三十几公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小镇虽小，但人口集中又是山区集会之所，很热闹。杨滔回到都良后，赶紧给几个老朋友打电话要他们下午赶过来，说有要事找。

杨滔回到“爱丽春”，小花、小芳、小丽都还没有起来，养着懒腰。店子里的小妹妹们总是这样，赖着不肯起床。杨滔也适应了，她们尚未满二十岁，小女孩



的性子重。何况她们每天被客人折腾很晚才睡,得让她们养足了精神。杨滔一向都这样,要想获得更好的利益就要在细节上做得更好。杨滔经常对小妹妹们说上几句暖心窝的话,她们也总是尽最大能耐把客人留住,双方都得到最大利益。

小花、小芳、小丽都是店子里的小姐,做的主业都是皮肉生意,她们没有学过美容美发按摩的技术,每天都要接待几拨客人,与客人们周旋。客人们很少有人嫌她们手上技术不规范,总是用些洗发水随意地洗下,就被她们带到小房间里去按摩保健。

“爱丽春”里,真正学过按摩各种手法训练的就是小红与薇薇。两人在“爱丽春”里已经是元老级人物,像“爱丽春”这种小经营,服务小姐总是走马似的流动。这种流动使得客人总能找到新的面孔,有新的征服目标,小花、小芳、小丽在店子里待了半年,已经算长的了。

小红和薇薇在“爱丽春”已经一年多,其他小姐都换了三四拨了,她们俩却没有要走的意思。小红才二十,长得像一朵艳丽的玫瑰,一颦一笑都会勾走人的魂儿。小红是杨滔无意中在怀市找到的,属于交流资源性质,凭三寸巧舌挖掘来的。来到“爱丽春”后,小红并不像小花她们那样只认票子,她要挑选客人,看不上眼的出多少钱都不肯做。近来,每两三天就被一个神秘的电话叫走,整夜在外,费用没有少,杨滔就没有去理这些。

薇薇和小红不同,她一直都只做正规的洗头、按摩。薇薇的手艺很好,受过系统的训练,杨滔是在市里正规的洗浴店里遇上薇薇,把她挖过来的。薇薇比小红要成熟得多,丰胸翘臀,身上的衣服总让人担心又盼望着被撑破,勾人的紧。她爱说笑,极为和善,人鬼神仙,什么话都能接住。客人说些荤话,甚至有客人动手动脚,只要不太过分薇薇总是笑脸相迎。对客人进一步的要求,却全部推掉,让客人心痒痒的,很能留住客人。

时间一长,杨滔和老婆付丽珍对薇薇很放心,什么事都托给薇薇。他们夫妻俩不在店里时,就是薇薇打理着店子。薇薇似乎有着天赋一般,对管理很懂门道,其他女孩子也听从她管束。

杨滔进到里间,听到厨房里有水响,那水就像钢琴上弹响的音符叮咚悦耳。杨滔知道那是薇薇在厨房里收拾早餐,小红、小花几人还没有吃,每天都要为她们留着,他忙把冲上楼的姿势收住扭向厨房。老婆付丽珍要是回来的话,也会在厨房里帮忙,杨滔想把这好消息尽快让老婆知道。

杨滔走到厨房门口，见里面只有薇薇。薇薇低着头，专注地切着香葱，天气有些热，薇薇穿着短衫弯着腰，胸前那里吊得惹眼，杨滔无意中吞了口水。

“薇薇，你珍姐呢？”几天不在真有些想老婆，杨滔想把这几天的事告诉她。

“老板，你回来了，珍姐不是还没有回来吗？珍姐下城去了。”薇薇面带惊喜。

杨滔一件白色的衬衫，衬着浅浅的兰花，头发三七两分着，脸上轮廓分明很有男人味。薇薇转脸见杨滔神色与平时不同，惊异地看了看他，笑问道：“老板，一回来就找珍姐，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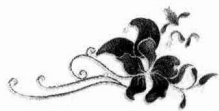
“是啊，你说该有什么好事？这么多天不见了。”杨滔笑意横生，他平时很少笑，就算笑那也是无奈地挤出来的。当然，唯一的例外就是杨滔在为“爱丽春”挖人时，那笑就格外地迷人，让人无法抗拒。今天，杨滔脸上突然挂着笑，薇薇一愣后又有些着迷。以杨滔的身高，走在街上会比周围的人要高出半个头来，头上极为柔顺的乌黑发质让人第一眼会错认为是女子。脸蛋爽朗清秀，挂着忧郁与沧桑感。眼神有点散淡，只有与人说话时才专注，给人一种极为认真倾听的印象。就这神情，常常会在无意中拨动人心底最柔软的情弦，让人感染。杨滔的手，保养极好，修长圆润。相书上说这是文学大师的手，能写出好文章来。但杨滔却给女人一副很男人的印象，有那种经历很多成熟的男人味。这种男人味对不少年龄段的女人冲击力超强，店子里的小妹妹们总是找着机会想与杨滔发生点什么。杨滔却总是避着，并不是因为老婆在他身边，而是杨滔为自己划下了一条界线。

“薇薇，有空了给我洗洗头，几天没洗了很不舒服。”

“要洗哪个头啊？老板，我现在就给你洗。”薇薇笑着从厨房里出来，人站直了，胸前的骄傲就格外地挺。杨滔在县城里初遇薇薇时，与薇薇近距离聊过，还跳了两曲舞，把薇薇引到小镇后。他一直与薇薇控制着距离，薇薇已经有很多次暗示着要与杨滔有点什么事，甚至当着杨滔老婆付丽珍的面直接说，是杨滔把她骗到这鸟不生蛋的地方，要杨滔用身体来补偿她。

杨滔见薇薇站立的架势，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靠向楼梯的扶手。薇薇见了，不由绽放笑容。这就是杨滔诱人的地方，毫无装饰显现出纯情。

“怕什么？老板，你早就说过要以身相许的，就是一直赖着不肯兑现。你想赖到什么时候？”



“赖你什么了？”杨滔转身走到前厅在椅子上坐下，拿出手机拨给付丽珍，接通后付丽珍说她和小红在县城采买店子里的消耗品，跟着就要回小镇了。杨滔要付丽珍多买些菜，下午要请客。薇薇把洗发水弄到杨滔头上时，杨滔把下午要说的事，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忽觉得身后的薇薇，把身子挤靠在他背上，薇薇的热力与弹性是杨滔所熟悉和警觉的。杨滔不知道薇薇是不是有意这样，只好阴着不做声。背后的热力却明显地烫起来，薇薇的手劲没有变，十指在杨滔柔而细的头发里梳弄与按压，让杨滔稍有些分心。

睡在楼上小房间里的小花、小芳、小丽从楼上下来，见杨滔在忙说：“老板你终于回来了，这几天薇薇姐可想你了，总在念着。”

“不说话，没人把你们当哑巴。”薇薇说，杨滔没有看见薇薇的表情，三个女孩子闭了嘴。平时，都是薇薇做饭，女孩子们每天的流水账也是薇薇记，三女都怕薇薇。三女胡乱地梳洗，就拥进厨房找早餐填肚子。见厨房里准备的又是米粉，小丽就在那里念叨，说天天这样没有一点食欲。小芳接嘴说：“早餐又不是男人一天一变，想吃新花样，自己早点起来弄。”

几个女孩子吃着，说起化妆说起这天的排队次序。小花与小丽又在争排第一，薇薇说，今天用不着争了，老板说放假。她们一听，立即欢呼起来。随即埋怨薇薇没有早早跟她们说，好到县城里去玩。她们爱到斜对面的网吧里打发时间，三人一走，“爱丽春”里就清静下来。

“老板，要不要给你按按腰？”薇薇说。

“嗯，这几天累得够呛。”薇薇把头发清洗了，用另一条干毛巾把杨滔湿漉漉的头发包起，两人上楼了。薇薇的房间是楼上六个房间最干净的，平时有客人上来按摩，薇薇总是拿两层毯子铺上，又不准其余几个女孩子带男人到她房间去。两人到房间后，杨滔站着等薇薇铺毯子。

“老板，呆站着做什么，这样怎么给你按摩？”薇薇把杨滔连拉带推弄到小床上躺着。一阵清新的香气扑鼻而来，温馨异常，杨滔心里没来由地一动，看向薇薇，薇薇脸上挂着笑分外动人。她偏身坐到杨滔身边，偏腿跨坐在杨滔的腰臀上。薇薇臀部向后翘丰满圆润，腰臀曲线加大，属美臀后翘型。一坐实杨滔就感受到薇薇的弹性与肉欲感，而薇薇分明有些故意。他今天心情太好，对薇薇就存了点挑逗，没有说破薇薇的故意所为。

薇薇见杨滔不做声，取了东西下了床，提张凳子坐到床头，将杨滔的头拉到自己身前，用干毛巾反复擦去水渍。薇薇将杨滔的头搂在自己胸前，按着杨

滔前额与眉毛部位。杨滔分明感受到薇薇胸口那怒起的弹性,随着薇薇两手用力,一波一波地挤压着杨滔的头。这种感受,杨滔经常在家里享受老婆付丽珍的亲昵时体会过。按好头部薇薇折身上床,再次坐到杨滔的腰臀。薇薇一直不做声很到位地按着,杨滔按摩喜欢手重,薇薇有些吃力。翻过身两人面对面,杨滔才见薇薇脸上已经冒出了一层细汗。

“休息下吧,别这样用力。”

“杨哥,今天看你和平时不同,有什么喜事?”杨滔听了一愣,薇薇平时很少喊杨滔为杨哥的,只有亲昵时或做什么重要正事时才这样喊。平时都称呼杨滔为老板,杨滔忙转脸看着薇薇:“什么喜事不喜事的?真有喜事也会跟你说的。”

“杨哥,很久没有见你这样开心了。杨哥有好事还会与我说?”

“我们不是朋友吗?”

“杨哥哪会将我这风尘女子放在心上?”薇薇语气里有些辛酸,杨滔听出来了。

“我是这样的人吗?”

“怎么不是?你说我多少次破了脸皮,要杨哥疼我一回,杨哥答应过吗?”

“你不是我妹子吗?我怎么能害你。”

“我才不要做什么妹子,我只是想着要杨哥疼我一回。杨哥和珍姐一直把我当作亲妹子待,我很感激,其他的话我就不说了。我只想满足一个心愿,杨哥,你答应不答应?”

“什么事,说得那么伤感。”杨滔明知道,却不知道怎样应付薇薇。

“杨哥,我就想着要杨哥疼我一回。就一次,算我对不起珍姐。”薇薇脸一红,把脸扭向一边,停了会扭回来直直地看着杨滔。手按摩时,渐渐地由胸部向下到小腹向腿根而去,杨滔全身不由绷紧起来。

